

背河

秦建荣



(插图：李雅杰)

雷家堰前面有一条河，名字叫丹江，一下大雨，河水就涨，浪浪滚滚。这时候，一般是过不去河的，不但老人儿童过不去，不会游泳的人都过不去。但不过河又不行，人们得看病，得走亲戚，得到河对面去赶集……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背河。

20世纪70年代，村里有个背河的人叫憨柱，一米八的个头，方脸，厚嘴唇，浓眉大眼。他自小在河边长大，河水拍岸他也能从南岸游到北岸。他背一次河收五分钱，别看只是五分钱，那时在生产队干一天才值两角钱，只要有人过河，背两个来回就够了。

一天，憨柱正在河边等人，忽然听到脆生生的声音，背河的，我要过河。憨柱一看，是个俊俏的姑娘。那姑娘的眼睛又大又圆，火辣辣的，憨柱不敢多看，就走到河边蹲下说：“来吧。”

这天的河水不深，憨柱走的河段也比较平稳，走了一段，姑娘问憨柱：“你背大人小孩都五分钱吗？”憨柱说：“不是那样，我娘说了，老人小孩要少收些。”姑娘又问：“那要是可伶人，没有一分钱却要过河，你背不背？”憨柱回答：“背。我娘说了，可伶人没钱给也要背，谁还没个难处。”姑娘说：

“你娘是个好人。”

河水忽然深了下去，姑娘的裤子全被水浸湿了，憨柱把姑娘往上托了托，走几步就过了深水区。姑娘感觉没啥危险了，就又叫憨柱：“背河的，你叫啥名字？”憨柱抹了一把溅在脸上的水花，答：“我叫憨柱。”停了一会儿姑娘又问：“憨柱，你咋不问我叫啥名字？”憨柱说：“我娘说了，不要随便打听别人的事情。”姑娘说：“你娘说得对。可我还是告诉你，我叫柳莺，柳家湾的。我姐姐在你们雷家堰，我常过河的，以后我们见了面就叫名字，总比喊过河的背河的要好些。”憨柱笑笑，你说得对。

过了河，柳莺给憨柱付了五分钱，就走到上面的坝后，脱了裤子拧水，拧了水又急急忙忙穿上。她偷偷地往下面看了看，憨柱没有动，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这个憨柱，是个正派人。柳莺在心里说。她想起上次叫人背河的时候，那个男人忒不正经，把她背到河中间的时候，故意捏她的屁股，她嗨了一声那人才住手了。后来她到坝后面脱了裤子拧水，那人就偷偷地趴在坝上看，吓得她赶紧挖脚在水里。两相对比，她禁不住对憨柱产生了好感。

柳莺在她姐姐家住了两天，回家的时候，河水往上又涨了一截儿，浪更大了。河岸上蹲着一高一矮两个人，都是背河的。柳莺直接走过去喊：“憨柱，背我过河。”憨柱就走到岸边圪蹴下来。柳莺爬在憨柱的背上，感觉就像爬在一座山上那样稳当。过了一会她问憨柱家里几口人？憨柱说就他和娘。柳莺想了一下又问他没说媳妇？憨柱把柳莺往上托了托——娘说了：“今年就给我说媳妇。”柳莺就咯咯地笑，问他说哪里媳妇？憨柱说还没定。柳莺笑着，那你喜欢啥样的人？憨柱说他娘说了，要会过日子的。柳莺又咯咯地笑。

第二次到姐姐家去，柳莺就给姐姐说了她喜欢憨柱的话。柳莺的姐姐央求媒人给他们牵线搭桥，安排二人见了面。憨柱一见媒人给自己说的媳妇是柳莺，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脸胀得像猪肝一样红，柳莺瞅了他一眼，又瞅了他一眼，扭捏地低着头，不好意思地捻着她的长辫子，害羞地笑。从姐家回去时，又是憨柱背的河，过了河之后，柳莺给憨柱钱，憨柱不要。柳莺问：“为啥不要，和钱有仇啊？”憨柱怯怯地说：“我娘说了，我们以后是一家人，不能收

你的钱了。”柳莺说：“那我姐姐要是过河呢？”憨柱说：“我背。”柳莺问那收不收钱呢？憨柱说：“我娘说了，只要是背亲戚过河，都不收钱。”

过了河，憨柱把柳莺放下来，就要往回返。柳莺走到憨柱面前说：“你是不收钱，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憨柱问啥条件？柳莺让先蹲下。憨柱慢慢地蹲下，刚蹲下来，柳莺就“叭”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咯咯地笑着跑了。憨柱蹲在原地，摸着被亲的地方，觉得火辣辣的，美滋滋的。忽然，他像是明白了啥事情一样往前跑了几步，把手揣成喇叭状，对着柳莺喊起来，“柳莺，我娘说了，你是个好姑娘，今年腊八，我就娶你做媳妇。”

对岸的悬崖上传来嗡嗡的回声。



站在春天的边缘(组诗)

袁好

雨滴

在故乡的路上。寻找那个天真的童年，青葱的少年它带着湿漉漉的翅膀，回到天空又回到田埂。它喜欢我的玫瑰冒着泥土的气息。如此往返在空中，敲打雷电它要把山河从冬眠中唤醒把自己变成一颗颗珍珠系在路过的地方它要在天晴之前，系好最后一颗

晨曦

雾还没有散去的意思。鸟鸣已敲开了窗。光踮跳出轻盈的碎步

摇醒还没有睁开睡眼的云团。迫不及待地叫醒山顶它要把世间最美好的赶在第一时间里分享

这远离人世的山巅。是心灵驿站与希望与跌落最先驻足地方

是暗与明重叠也是另一个我，与现在的我反复重逢的地方

站在春天的边缘

一盆芜荑
立秋后播种的
整整半年。它们并没因为冬天而枯萎。一直翠绿翠绿的
寒冷并没有撼动和左右它们

这是我家阳台西北一角。十六点十六分阳光透过窗玻璃抚摸它们。也抚摸室内的静谧，沙发上翻开的诗集躲在猫窝里的玉儿

有些情愫无法言说。只有给芜荑松土浇水。让水一点一滴渗入泥土把湿漉漉的心里话给植物根系
这情态，如灯下给一位老友写信

这世间啊，总有一些事物不断靠近却永远无法抵达



访留仙坪

许振超

春天的清晨，听着鸟鸣，闻着花香，我们一大早行进在丹景公路上，沿途视线里粉红的桃花和青青柳色让人赏心悦目。约四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丹凤县留仙坪红色教育基地。

留仙坪是商洛著名的革命老区，在老区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35年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这里是特委活动的重要地点，更是后来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所在地。这里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因了这段不寻常的记忆，让人肃然起敬。

在进入留仙坪峪口时，工程车辆川流不息，给寂静的山峪增添了些许活力和纷杂的现代气息，使山脉河流不再寂寞。车辆行进到两山河谷交界处，被伯牙山伸臂拦截成一口深潭，状如游龙，形如游鱼，曰鱼岭水寨。现被赋予“秦岭根脉、山水雅集”的定位，让有识之士“点活山水之魂”开发成一处“踏溪溯源、娱乐养生、农耕民宿”的多功能游乐休憩地。

一路向北，优美逶迤的山峦披上了绿装，蜿蜒盘旋公路犹如一条巨龙，俯瞰山下，河流如脉，烟云弥漫，环观群山，白云缭绕，恰似仙界。

眺望沿途，农家白墙黛瓦，小院如画，一座座房子依山傍水而建，一簇簇，一排排，头顶着蓝天

白云，古朴中透着现代，袅袅炊烟灵动了村庄，那画儿仿佛活了起来。

到了留仙坪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我们先来到会师广场。宽广、庄严、肃穆的会师广场上，一组石雕再现了当年红二十五军与陕南游击队胜利会师的历史场景。后又随着大队队参观了红色展馆，改建一新的展览外观朴素宏伟大方，馆内设施一应俱全，一张张图画照片，一件件实物和正在播放着的影像资料，图文并茂地向人们展示着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真实故事。

听着老支书细致动情的讲解，思绪瞬间回到那战火纷飞、激情澎湃、大地颤抖、山河易容的年代。带着沉重心情，迈着缓慢的步伐亦步趋地向前。走出展厅时，仍热血沸腾、激动不已，遐想不断，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而今，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幸福美好无处不在。

上午十时，太阳和煦地普照大地，金色的光辉给人春天的力量和温暖，恰似这红色故事，催人奋进。走在留仙坪老街青石铺面的街道，看着修旧如旧、古朴雅致的民房，想着曾经的生民之艰和革命之苦，而我们则享受着眼前的富足悠闲，心中顿时充满了感激与幸福。

祭拜外高祖父

张雯嘉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是一年清明节，天空飘着蒙蒙细雨，穿过一条狭长的巷道，在一座并不高大的坟墓前，黑色的墓碑上面刻着“那贵芳烈士之墓”几个金色的大字。这里长眠着我的外高

祖父那贵芳。

细雨打湿了我们的衣衫，没有人顾得上去擦擦雨水。父亲和舅舅清理着坟头的杂草，给坟前的松柏培土。外公点燃纸钱，冒出缕缕白烟，透过烟雾，我仿佛看到外公的眼角有一丝泪痕。

我的外高祖父是竹林关人。1943年前后，当地游击队大队长张奎带领大家展开游击战，多次被竹林关保安团抓去关押，外高祖父常出面为其担保，因此外高祖父曾被国民党抓捕，后因无法定罪而释放。认清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以及对当地保安团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外高祖父毅然决然加入了游击队，因为机智英勇，很快被擢升为游击队中队长。从此，他带领着一帮年轻的游击队员活跃在丹江及银花河畔，打击国民党及地方保安团。

1946年，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在油坊坪狭路相逢，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想一举歼灭游击队，游击队员顽强抵抗。为了保存战斗力，张奎下令撤退，外高祖父自告奋勇带领一中队断后。在与敌人对抗的过程中，外高祖父让年轻的队员先撤，他一个人坚守阵地，战友撤离、弹药用尽之时，外高祖父倒地牺牲。敌人为了泄愤，砍下外高祖父的头颅回去领赏，山岗上只留下冰冷的躯体。

后来，游击队员为外高祖父置办了一副棺木，把他掩埋在离那家祖坟不远处的一处石塔下，就是现在的坟墓所在地。后来，外高祖父被追认为烈士。

外公平静地叙述着，我的内心却汹涌澎湃，我的外高祖父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为了穷苦百姓不受压迫和剥削，他们挺身而出，冒着枪林弹雨，血战到底，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作为烈士后人，我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发愤图强，刻苦学习，使自己尽快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的青年，为民族复兴、群众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本文作者是商州秦韵初级中学九年级学生)

我老家门楼南侧，有一棵老海碗粗的香椿树。我们村及附近几个村庄，有且只有我家有。

这棵香椿树，来自父亲的故乡柞水，是父亲刚移居河南邓州时栽下的。可能这是棵母香椿树，自我记事起，它几乎没有长粗没长高，枝丫呈射线状横向发展。红褐色树根，如竹鞭一样向四周疯爬。老香椿树周围有很多香椿树苗，密密麻麻，比菜园韭菜还稠密。距老香椿树较远的土院墙根，也有一簇簇小香椿树苗，探头探脑。每年深秋，即便香椿铃儿全部落地发芽，树苗也不可能如此稠密呀！我总以为它们是香椿树的儿女。

春风拂面，本村乡亲或外村人想绿化庭院，登门想要些香椿树苗。“看中哪棵拔哪棵！”父亲笑吟吟应道。如此高频“育苗”，丝毫不会影响这片天然苗圃的茂密。年年岁岁，蓊蓊郁郁。

香椿芽素有树上蔬菜之称，美誉独特。临近谷雨，采摘香椿芽的时节悄无声息地来了。紫绿色的香椿芽，一抻长，鲜嫩水灵，清香四溢，口感最佳。

天空泛出鱼肚白，草草吃点蒸馍块，喝点温开水，母亲从墙上取下扁担，挑起装满香椿芽的竹篮，匆匆赶往五六里外的街道。趁菜贩、其他散户还没来，抢占黄金摊位街道十字之地。过八点，数家店铺开开门营业，临时小地摊排成长龙，卖主吆喝声此起彼伏。十里八乡赶集人涌向中心街，人声鼎沸，街道喧闹起来。

到母亲摊位询问者，寥寥无几。买香椿芽者，屈指可数。

有大需求，才不愁销路。在平原，知晓香椿芽是好食材的人不多，来买的人自然也就少。买香椿芽的，要么是乡政府干部，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要么是县道附近大点的餐馆，常点香椿芽这道菜的，大都是北上陕甘宁、南下鄂湘粤的长途客货车司乘人员。

左等等，右等等，卖出五六斤，简直卖不动！十一点，等得耐心焦，母亲不得不挑起菜篮离开主街道，去街西那内公路沿线找希望。北上北路餐馆，南下南路酒楼，来回四五里，最新鲜的香椿芽被识货的三五买主挑走。竹篮里剩下的，蔫不拉几，卖相不好，再便宜也没人要。临近午饭点，母亲麻利收拾好秤杆秤砣，挑着竹篮，一路小跑回家。

“咋还剩这么多？”父亲眯眼竹篮，急忙从母亲手上接过扁担。香椿芽没卖完，父亲心里捏成疙瘩。他盼望香椿芽能卖上好价钱，最好连竹篮也变成金銀。卖不完，又少一点补贴家用的钱。我倒不这样想，倘若全部卖完，自己就尝不了第一口鲜。

“都怪你！早上还没出门，你就嚷嚷卖不动了挑回来。这兆头，如何发市！”明知香椿芽在本地消费市场不行，母亲故意调侃父亲，埋怨父亲大清早说了不吉利话，大大影响生意。若真的是父亲嘴馋，一切不为家里着想，他必定提前预留些最好的。挣钱比嘴巴重要，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不肯错过一丝商机。那年月，一卷烟，一盒香椿鸡蛋饼，哪怕是二茬香椿芽，对父亲来说也是赛神仙日子。

雨前香椿嫩如丝，雨后香椿生木质。懂香椿芽的人都晓得，香椿芽乃一季子菜，一年只采摘一次。我家年年掰香椿芽，还掰两茬，与众不同。谷雨后，不到十天，又长一茬儿。此时的香椿芽，瞧着也是生机勃勃，但明显没有头茬鲜嫩，有些柴，可仍然是父亲眼中的宝贝疙瘩。蔬菜青黄不接之际，舍不得上街道买外地贩来的高价蔬菜，父亲亲手腌制二茬香椿芽成了必不可缺的下饭菜。我们姐弟撇着嘴，小声嘟囔“真难吃”，慢腾腾配菜菜。有菜吃就不错了，哪能挑三拣四！”父亲常如此唠叨。

一枝香椿芽，承载着父亲无限乡愁。父亲是生在秦岭山区，长在秦岭山区，看着香椿树，吃香椿芽长大的。在柞水，房前屋后，石墙内外，坡上坎下，河畔地头，山沟山坳，一棵棵香椿树如钻天杨一样笔直。

自幼生活在秦岭深山的柞水主妇，不曾上过专业烹饪技校，烹饪技术竟不亚于大酒店的名厨。香椿芽拌豆腐、香椿鱼、香椿芽炒腊肉、香椿芽豆腐、香椿芽炒鸡蛋、香椿芽炒肉丝……一盘盘特色香椿芽菜香气扑鼻，看得人眼花缭乱，涎水三尺长。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柞水的木耳、腊肉等土特产，局限于气候、土壤、水质等软硬条件，无法移植到家门口。隔千山万水，父亲深深的乡愁，只好寄托于易成活的香椿树。

自家产的新鲜食材就在手边，可惜母亲生于南阳盆地农村，厨艺笨拙。舍不得多放菜油，香椿鸡蛋饼干巴巴、厚墩墩，与柞水风味差太远。何况最好的香椿芽，还要卖钱补贴家用。声声叹息，父亲只能将童年乡味、美味深埋心底。

如今，物流业发达，食品保鲜技术进步神速，异地的本色原味特产不再像昔日那样遥不可及。想吃香椿芽，想吃香椿芽菜，点点手机，眨眼就到手边。

基因代代相传的特性相当神奇。父亲爱吃香椿芽，我亦喜欢，女儿也点喜欢。

